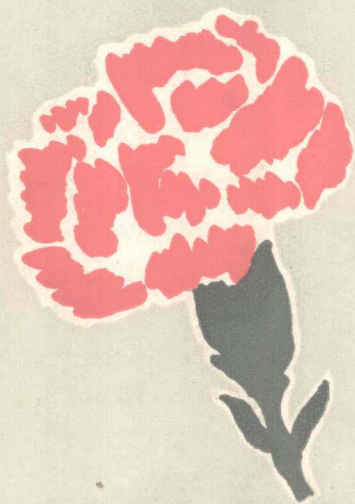


諸神渴了

法朗士著



法 朗 士

諸 神 渴 了

蕭 甘 郝 運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一部描寫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小說。

作者在本書中塑造了一個光輝的愛國分子的形象——主人公哀伐利斯特·甘墨蘭。他是個心地善良的書宗，熱愛祖國，忠於革命事業。他以革命法庭陪審員的身份，跟反動的政客、投機奸商、失職的將軍、通敵的奸細等展開無情的鬥爭。最後，在革命遇到危險的時候，他毫不猶豫的拋棄藝術與愛情，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他的祖國。

同時，作者在本書裏也刻劃出了那些背叛革命、出賣革命、竊取革命果實的大軍需商、大銀行家的醜惡面貌。

本書中的若干註解曾參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史教程和三聯書店出版的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兩書。

Anatole France

Les Dieux ont Soif

根據 Calmann-Lévy, Editeurs 1950 年版本譯出

諸 神 渴 了

法 朗 士 著

蕭 甘 郝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零壹號

協興成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020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 5/8 插頁 1 字數 175,000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6) 0.75 元

—

哀伐利斯特·甘墨蘭，畫家，大衛①的學生，新橋區（以前的亨利第四區）的委員，一大早就趕到從前的巴拿巴會②教堂去了。從一七九〇年五月二十一日起，三年來，那個教堂一直是區的全體大會的會場。那教堂屹立在一個又窄又暗的廣場上，離法院的大門不遠。教堂的正面，是由兩種古典的建築式樣拼成的，裝飾着顛倒的螺形支柱和火缸，給雨打風吹得發了暗，給人手摸得走了樣，那些宗教上的標記早已給打掉了，門的上面用黑字寫着共和主義者的口號：“不自由，平等，博愛，毋寧死”。哀伐利斯特·甘墨蘭走到禮拜堂中央；那些拱形圓頂以前聽聖保羅聖會的披着白衣的教士們唱早晚的禱告詞，如今俯望着那些戴着紅帽子的愛國分子聚在一起選舉市的行政長官和商量區裏的事情。聖徒像已經全從壁龕裏拿了下來，換上去的是布魯特斯③，讓一雅各④和拉·培雷

① 大衛，一七四八——一八二五年，法國名畫家，大革命期間擁護革命，並積極參加，曾在公安委員會中任職。

② 巴拿巴會，一個以一五三八年設立於米蘭的聖巴拿巴修道院為名的修道會。

③ 布魯特斯，生卒年月不詳，古羅馬最早的兩個執政者之一。根據傳說，他領導人民放逐暴君泰奎尼烏斯。泰奎尼烏斯被放逐後，羅馬就廢除帝制了。

④ 即讓一雅各·盧騷，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法國哲學家 and 文學家，其著作對法國民主思想的發展影響很大。

提^①的半身像。祭壇上也搬空了，上面擺着人權宣言。

就在這教堂的中央，一星期舉行兩次大會，時間是從下午五點鐘到十一點鐘。裝飾着國旗的講道壇被當作發表演說的講台。講台對面，祭壇右邊有一個普通的木板搭成的台，那是爲那些出席會議的婦女和小孩搭的，他們人數相當多。這一天早晨，講道壇下面擺着一張長桌，坐在這張桌子前面的是個戴紅帽子、穿全套“卡爾瑪尼奧勒”^②的梯翁維勒廣場的木匠，公民大杜邦，監察委員會的十二個委員之一。桌子上擺着一個瓶子，幾個玻璃杯，一個文具盒和一份要求國民議會開除二十二個被認爲不稱職的議員的申請書。

哀伐利斯特·甘墨蘭拿起筆來，簽了名。

“我早就知道，”那個木匠兼長官說，“你會來寫上你的名字，公民甘墨蘭。你真是個正直的人。可是區裏的人却不起勁；他們沒有勇氣。我已經向監察委員會提議，誰不在申請書上簽名，就不把公民證發給他。”

“爲了剝奪那些主張聯邦主義^③的叛徒的權利，”甘墨蘭說，“我準備用我自己的鮮血來簽名。他們指望馬拉^④死掉，讓他們完

① 拉·培雷提，一七六〇——一七九三年，法國政治家，國民議會議員，雅各賓派分子，在路易十六受刑前夕（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被刺。

② “卡爾瑪尼奧勒”原來是意大利卡奧瑪尼奧勒地方人民所穿的一種有短下襠，大領子，幾排銅鈕扣的短上衣的名稱。這種上衣初由意大利工人傳到法國南方，一七九二年，由馬賽的革命者傳到巴黎，即被熱情的革命家所接受。他們除穿這種上衣外，還戴紅帽子，穿大的黑蓆子，猩紅色的，藍的，白的或紅的背心。

③ 聯邦主義，指吉倫特派的主張，他們曾主張把法國變成巴黎和各省的聯邦。

④ 馬拉，一七四三——一七九三年，傑出的法國革命家，因他所辦之報名人民的朋友，故被人民稱爲“人民的朋友”。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三日，他被與吉倫特派反革命分子有密切職系的夏綠蒂·考黛刺死。

蛋吧。”

“把我們毀了的是，”大杜邦接着說，“漠不關心的態度。一個有九百個公民有投票權的區裏，出席會議的還不到五十個人。昨天，我們才有二十八個人。”

“那麼，”甘墨蘭說，“該用罰錢的辦法來強迫公民出席。”

“哦喲！”那木匠眉頭一皺，嚷出聲來，“不過，要是他們都來了，愛國分子就會變成少數……公民甘墨蘭，爲了所有善良的無袴漢①的健康，來乾一杯好嗎？……”

在教堂的牆壁上，祭壇的左面，可以看到畫着一隻黑手，那隻手的食指指着通往修道院去的走廊；除了手，還有下面這些字：民政委員會，監察委員會，救濟委員會。再往前走幾步，就到了以前的聖器室的門口，門頂上寫着：軍事委員會。甘墨蘭推開門，看到委員會的書記正坐在一張大桌子前寫東西，那張桌子上堆着書籍，文件，鋼錠，子彈和含硝的泥土的標本②。

“喂，公民泰呂貝爾。你好嗎？”

“我？……我再好也沒有了。”

不管是誰爲軍事委員會書記弗爾提迺·泰呂貝爾的身體擔心，他總是一字不易的用這句話來回答。他並不是要向他們說明自己的健康狀況，而是不讓人家把這個問題再談下去。他今年才二十八歲，可是皮膚已經乾枯，頭髮已經稀疏，顴骨上總是帶着病態的紅暈，背也駝了。他是銀匠碼頭旁的一個眼鏡商，有一所很老很老的房子。在一七九一年，他爲了要把自己的精力全都花在執

①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因信奉共和主義的革命者改穿長袴，不穿短袴，貴族們就叫他們爲無袴漢。後來革命者又把這個名詞作爲愛國者的同義語。

② 法國大革命期間，共和國爲了抵抗侵略，需要大量硝石製造彈藥，因此號召愛國人民挖掘含硝的泥土。

行市政職務上，把那所房子讓給了一個老職員。他母親是個嬌媚的女人，在二十歲上就死了。區裏有幾個老頭兒至今還對她念念不忘。她把她那雙溫柔，俏麗和充滿熱情的眼睛，她的蒼白的膚色和怕羞的性情都遺傳給了他。父親是個負責替國王配眼鏡的眼鏡商，害的是跟他母親一樣的病，死的時候還不到三十歲。弗爾提迺·泰呂貝爾繼承了他的正直和勤勉的個性。

他沒有放下筆，接着說：

“你哪，公民，你好嗎？”

“很好。有什麼新聞沒有？”

“沒有，沒有。你也看得出：這兒一切都很平靜。”

“局勢怎麼樣？”

“局勢還不跟以前一樣。”

局勢糟得很。共和國最優秀的軍隊給封鎖在馬因斯①；伐侖西納②給圍困，封特訥③給萬代④人攻下；里昂⑤叛變了；塞維納⑥暴動了，國境線上毫無防備，西班牙人隨時可以長驅直入；三分之二的省分被侵佔或者叛變了；巴黎在奧地利人的大砲威脅下既沒有錢，又沒有麵包。

弗爾提迺·泰呂貝爾鎮靜的寫着。公社作出了決議，命令各區動員一萬二千人到萬代去。他正在起草一個關於新橋區，即以前的亨利第四區，應該供給多少兵額和武裝的指令。所有的步槍

① 馬因斯，德國萊茵河畔一城市。

② 伐侖西納，法國北部近比利時一城市。

③ 封特訥，法國西部萬代省一城市。

④ 萬代，法國西部濱海一省。

⑤ 里昂，法國中南部一大城市。

⑥ 塞維納，法國中部一山區。

得全部交給那些被徵集到前線去的人。區裏的國民軍將用獵槍和鐵矛來作武器。

甘墨蘭說：“我把那些應該送到盧森堡去造大砲的鐘抄了一份清單，給你帶來了。”

哀伐利斯特·甘墨蘭雖然一個子兒都沒有，還是給列在區裏的積極分子的名單上。法律規定只有能夠捐出相等於三天工資的錢來的公民才能享受這個特權，有選舉權的公民捐出十天工資來才有被選舉權。但是新橋區熱愛平等，珍惜自己的自治權，認為凡是從自己口袋裏掏出最後的錢來買國民軍制服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甘墨蘭的情形就是這樣。他是區裏的積極公民①和軍事委員會委員。

弗爾提迺·泰呂貝爾放下筆來，說：

“公民哀伐利斯特，你上國民議會去一次，請求他們把掘地窖的泥地，淘洗泥土石板，收集硝石的指示發給我們。光有大砲還不行，我們必須要有火藥。”

一個耳朵上夾着鋼筆，手裏拿着文件的小駝子走進了這間以前的聖器室。他是監察委員會的公民包維薩日。

“公民們，”他說，“我們得到了不好的消息：居斯提納②從朗都③撤退了。”

“居斯提納是個賣國賊！”甘墨蘭嚷着說。

“他該上斷頭台，”包維薩日說。

泰呂貝爾還像平時那樣神色自若，用微微帶點喘的聲音發表意見：

“國民議會不是無緣無故成立一個公安委員會的。它會調查居斯提納的行爲。不管他是不中用，還是叛國，反正得由一位決心打勝仗的將軍來接替他，前進吧④！”

他翻開了一堆文件，用疲倦的眼睛看着，說：

“爲了讓我們的兵士可以一心一意，勇氣十足的執行任務，必須叫他們知道，他們留在家裏的人的生活有保障。公民甘墨蘭，如果你同意的話，你和我在下次大會上聯名要求救濟委員會跟軍事委員會一起議定措施來救濟家境極端貧困的軍屬。”

他笑了笑，哼着：

“前進！前進！……”

這個區裏的一個委員會的謙遜的書記伏在那張沒有漆過的木頭桌子上，每天工作十二個鐘頭到十四個鐘頭，爲了保衛處在危急關頭的祖國，一點不覺得責任是這麼重大，而他自己的才能却這麼薄弱，這中間多麼不相稱。他只覺得自己和所有其他愛國分子在共同努力下團結成一股力量，自己和整個國家那麼密切的結合在一起，自己的生命和一個偉大的民族的生命緊緊的融合起來了。他是那種久經患難而不會喪失熱情的人，每一次受到挫折以後，又着手爭取那眼前不可能得到的，但是必然會來到的勝利。真的，他們必須戰勝。這兩個推翻了王朝，摧毀了舊世界的小人物，這個泰

① 一七九一年法國資產階級的制憲會議所批准之新憲法取消等級的劃分。它將法國人民分爲兩種公民：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一切法國人民年滿二十五歲，有不動產，不是傭工，並且繳納等於三天工資的直接稅的，叫做積極公民。這些公民享有一切政治權利。但是法國公民大多數屬於消極公民；他們和革命以前一樣，仍舊沒有政治權利。所以憲法並未實行人權宣言所給予人民的諾言。它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並且把財富作爲不平等的基礎。這種差別直到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東尼特被捕以後才取消。

② 居斯提納，一七四〇——一七九三年，法國將軍，因未能援救被封鎖在馬因斯之法軍，被判死刑，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死於斷頭台上。

③ 朗都，德國巴伐利亞省一城市。

呂貝爾，小眼鏡商，這個哀伐利斯特·甘墨蘭，無名的畫家，他們決不會向敵人求饒。他們只有在兩條路中間選擇，不是勝利就是死亡。因此他們倆才這麼熱情，這麼鎮靜。

二

哀伐利斯特·甘墨蘭從巴拿巴會教堂出來，朝着多菲奈廣場

④ 前進吧，法國大革命時期最著名的歌詞之一。歌詞如下：

“前進，前進，前進！

把貴族吊在燈桿上！

前進，前進，前進！

是把他們全部絞殺的時候了。

前進，前進，前進！

暴政的世界，死亡吧！

前進，前進，前進！

我們不需要貴族和神父。

前進，前進，前進！

讓天堂和平等到來。

普魯士的強盜和暴君

倒下去吧！同他們一起的還有奧地利奴隸。

他們這一夥惡魔匪幫

就要墮入地獄。

前進，前進，前進！

把貴族吊死在燈桿上！

前進，前進，前進！

是把他們全部絞殺的時候到了。”

（根據三聯書店版，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裏的譯文）

走去，爲了紀念一個固若金湯的城市，多菲奈廣場已經改名爲梯翁維勒廣場。

這廣場在巴黎最熱鬧的一個區裏。它那種富麗堂皇的氣派喪失了將近有一百年了。三面的高樓大廈都是在亨利第四時代蓋的，所以都是一式一樣的紅磚和白石的鏈形花邊，原來住在那裏的都是愛好豪華排場的長官們。如今有一些大廈的莊嚴的石板屋頂已經給拿掉，頂上加上了兩三層用舊的泥灰搭成的破破爛爛的樓，有一些甚至整個給拆掉，另外蓋了簡陋的白垩房子，只顯出一排排混亂，貧窮和骯髒的街面，房子上開了無數狹窄而大小不一的窗子。花盆，鳥籠和晾在那兒的破布爛條倒使窗口生色不少。這些房子裏住着數不清的手藝人，珠寶商，五金工人，鐘錶匠，眼鏡商，印刷工人，女裁縫，女帽商，洗衣婦和幾個上了年紀的律師，這幾個律師在革命的暴風雨中沒有跟王朝的法庭一起給冲掉。

這是早晨，而且是春天。青春的陽光，像還沒有發酵的葡萄酒那樣醉人，在牆壁上歡笑，又高高興興的湧進了頂樓的窗子。一扇扇窗子都向上推了起來，窗口露出主婦們的頭，亂蓬蓬的頭。革命法庭的書記官從房子裏走出來，正要去上班，順便摸摸在樹下玩耍的孩子們的臉蛋兒。從新橋那邊傳來宣佈臭名四揚的度穆里埃①的叛國罪狀的嚷叫聲。

哀伐利斯特·甘墨蘭住在一所靠鐘錶碼頭那一邊的房子裏，那所房子是在亨利第四時代蓋的。要不是在前一個暴君統治時期內，用磚瓦砌了一個頂樓，加高了這所房子，它的外貌一定還相當美觀。這原是以前最高法院裏的一個法官的住宅，爲了適應現在

① 度穆里埃，一七三九——一八二三年，法國將軍，吉倫特派分子，一七九三年三月，他被奧軍打敗後，被免職，即投降敵人。

住在裏面的市民和工人的家庭的需要，這所房子不知道給隔了多少間，添了多少閣樓。因此那個看門的裁縫公民瑞馬克勒只得蹲在一間又低又窄的中二樓^①裏。您可以在玻璃門外看到他盤着腿坐在案子上，頸窩都碰到天花板了。他在縫一件國民軍的制服。這當兒，女公民瑞馬克勒正在爐灶跟前又是煮又是煎，把樓梯當作煙囪。冒出來的煙薰得別的房客叫苦連天。他們的小女兒約瑟芬長得像天使一樣漂亮，臉上沾滿了糖漿。她正在門檻上跟木匠養的那條狗姆統玩耍。女公民瑞馬克勒的氣量，胸脯和腰都很大。別人以為她愛上了她的鄰居公民大杜邦，監察委員會的十二個委員中的一個。不管怎麼樣，至少他丈夫老是一個勁的疑神疑鬼，因此房子裏的人老聽到瑞馬克勒兩口子吵了又好，好了又吵的聲音。住在樓上的有金銀匠公民沙布龍，他的店開在鐘錶碼頭，還有一個沒有通過考試的外科醫生，一個法學家，一個金箔匠和幾個法院裏的職員。

哀伐利斯特·甘墨蘭爬上老式的樓梯，一直爬到五層樓，也就是最高的一層樓。他的畫室，還有他母親的臥房就在這層樓上。接着頭幾層的寬闊的石頭樓梯的是，鑲着石板的木頭樓梯，木頭樓梯到這兒也完了。有一把小梯子貼在牆上，通往頂樓。這當兒，從頂樓上爬下來一個年紀相當大的胖子，臉色紅潤。他抱着一大包東西，正從梯子上費勁的爬下來，可是照樣哼着：“我沒有傭人了”。

他停住歌唱，彬彬有禮的問候甘墨蘭。甘墨蘭也親熱的招呼他，並且幫他把包裹拿下來。那老頭兒又謝謝他。

“您來瞧瞧，”他重新把包裹抱起來，說，“這些跳舞玩偶，我馬上要把它們送到法律路上的一個玩具商那兒去了。包裹裏整整有

① 中二樓，一層和二層當中的閣樓。

一個部落。它們是我創造的；它們從我這兒得到了一個脆弱的軀體，可是沒有歡樂也沒有苦惱。我沒有賦予它們思想，因為我是一個仁慈的上帝。”

他就是公民莫利斯·勃斐陀，當過包稅人，革命以前是個貴族。他父親靠了揩油發財，替自己買了個官職，就此得到了貴族的銜頭。從前，得意的時候，莫利斯·勃斐陀管自己叫小島先生，經常在椅子路公館裏準備了精美的晚餐請客。美麗的德·洛士莫爾夫人，王朝檢察官的妻子，她的那雙眼睛着實使宴會生色不少。她是個有教養的女人。只要革命給小島先生莫利斯·勃斐陀留下了他的職位，年金，公館，田地和名譽，她決不會撇開可敬的貞節而變心的。革命把他的一切都搞光了。他靠了在大門底下給人家畫畫像，在硝皮碼頭賣賣薄餅和油炸糕，爲人民代表寫寫演講稿子，教年輕的女公民跳跳舞，來過日子。如今，莫利斯·勃斐陀住在這間得從一張梯子上爬進爬出，連身子都站不直的頂樓裏，他只有一罐膠水，一球線，一箱水彩顏料和一點紙邊。他做些跳舞玩偶去賣給玩具批發商，他們再把玩偶賣給小販，那些小販把這些小孩子們一心想要的漂亮玩藝兒掛在長棍子的頭上，在香賽里榭①走來走去吆喝。雖然社會非常紊亂，自己又遭到極大的不幸，他仍舊保持着平靜的心境，讀他的魯克萊蒂烏斯②的詩篇來怡情養性。他老把那本書帶在深褐色大禮服的袋口很大的口袋裏。

哀伐利斯特·甘墨蘭推推他住所的房門。門一推就開了。他已經窮得不必再費事用鑰匙鎖門開門了。有時候他母親積習難忘，

① 香賽里榭，巴黎最熱鬧的街道。

② 魯克萊蒂烏斯，公元前九六（？）——五五年，羅馬詩人，希臘享樂主義哲學家伊壁鳩魯（公元前三四二？——二七〇年）的信徒，著名作品爲宇宙的性質。

門上了門，甘墨蘭就會對她說：“這有什麼用？誰也不會偷破爛……尤其是我的那些破爛更不會偷了。”他的畫室裏堆着他剛開始學畫的時候畫的油畫，畫面上都蒙着一層很厚的灰塵，要不就是正面覆在牆壁上。那時候，他在當時的風氣影響下，也畫田園景物，用柔和而胆小的筆觸描繪空的箭袋和飛散的鳥羣，冒險的娛樂和幸福的幻想，讓牧鵝姑娘提起衣服，讓牧羊姑娘胸口上飾着玫瑰花。

但是，這種畫法並不適合他的氣質。他用冷靜的態度來處理這一類景物，證明了這畫家的純潔的心地是改不過來的。鑑賞家們沒有看錯，甘墨蘭從來就沒有被人看作是一個善於描繪愛情的藝術家。眼下，他雖然還不到三十歲，却覺得這些主題好像上古時代就有了。他從這些主題中看到君主政體的腐敗，傷風敗俗的宮廷所引起的可恥的影響。他因為自己陷在這樣下流的風格裏過，在束縛中白白的把才能浪費掉，而對自己不滿。如今，他是一個自由民族的公民，用有力的線條畫木炭畫。他畫自由，人權，法國憲法，共和國的美德以及像漢克利斯①殺死海德拉②那樣推翻了暴政的人民。他在每一幅作品裏都灌輸了愛國主義的熱情。但是天啊！他不能夠依此為生。這時代對藝術家說來真糟。毫無疑問，這並不是國民議會的過錯。國民議會正在把所有的兵力投到各方面去抵抗各國的國王。它驕傲，冷靜和堅定的面對着歐洲列強的聯盟。它對自己也虛偽和殘酷，正在用自己的手扯碎自己。它正在把恐怖提上議事日程，組織一個無情的法庭來懲罰陰謀家，不久後它就要把議員送進這法庭的血盆大口了。同時，它又抱着鎮靜和關心的態度，愛好科學和一切美好的東西，在改良曆法，創建技術學

① 漢克利斯，希臘神話中的大力士。

② 海德拉，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為漢克利斯所殺。

校，明令公布繪畫和雕塑的競賽，設立基金來鼓勵藝術家，組織每年舉行的展覽會，開博物館^①，而且模倣雅典和羅馬，以莊嚴隆重的儀式來慶祝國定的節日和紀念國葬的人士。但是從前在英國，德國，俄國和波蘭那麼流行的法國藝術，如今在國外再也找不到銷路了。繪畫鑑賞家，藝術愛好者，顯赫的貴人和包稅人們有的傾家蕩產，有的遠走高飛，有的銷聲匿跡。那些發“革命財”的人：購買國家產業的農民，投機家，軍需商，王宮^②裏賭桌旁的吃配，還不敢在現在賣弄他們的財富，而且對繪畫一點也不注意。沒有萊紐^③的聲譽，或者年輕的熱拉爾^④的手腕，就不用想賣掉一幅畫。克勞斯^⑤，弗拉高那爾^⑥，吳安窮得連一個子兒也沒有。普魯東^⑦只能夠畫一些東西讓考比亞去用點刻法複製，來勉強養活自己的老婆和孩子。愛國畫家哈納干^⑧，維卡爾^⑨，托比諾—樂勃蘭^⑩等都在挨餓。甘墨蘭付不起畫一幅畫的費用，僱不起模特兒，買不起顏料，在光畫了主要的輪廓以後，就放棄他的巨幅油畫在地獄中被惡鬼追擊的暴君了。那幅畫畫着一些未完成的，尺寸比真實的人來

① 博物館，指一七九三年設在巴黎植物園的自然史博物館。

② 王宮，原是法國紅衣主教里席留（一五八五——一六四二年）的官邸，後來變成賭場。

③ 萊紐，一七五四——一八二九年，法國歷史畫家。

④ 熱拉爾，一七七〇——一八三七年，法國歷史畫家和肖像畫家。

⑤ 克勞斯，一七二五——一八〇五年，法國肖像畫家和風俗畫家。

⑥ 弗拉高那爾，一七三二——一八〇六年，法國畫家和版畫家。

⑦ 普魯東，一七五八——一八二三年，法國歷史畫家和肖像畫家。

⑧ 哈納干，一七六三——一八三三年，法國歷史畫家。

⑨ 維卡爾，一七六二——一八三八年，法國畫家。

⑩ 托比諾—樂勃蘭，法國畫家，後因反對拿破侖第一而遭肢解。

得大的，可怕的人形和一大羣全都伸出了兩條尖銳而彎曲的舌頭的青蛇，把這間畫室遮掉了一半。從前面的左邊，您可以看到瘦削粗暴的凱倫①坐在船裏，這一部分佈局佈得很好而且很有力，但是有點習氣。畫室裏，光線最充足的那個角落裏掛着一幅尺寸比較小，也是沒有完成的油畫，畫面上表現出的才氣格外來得旺盛，矯揉做作的習氣倒更少。那幅畫畫的是奧芮斯底斯②，他姊姊伊萊克特拉正在把發瘋了的他抱起來。這少女帶着動人的溫柔的表情正在把披在她弟弟的眼睛上的蓬鬆的頭髮撩開。奧芮斯底斯的俊俏的臉上流露出悲慘的神色，而且您可以發覺他和畫家本人的面貌非常相像。

甘墨蘭常常對這幅作品悲傷的望着。有時候，他一心想把這幅畫畫下去，想得會忍不住把胳膊朝那用雄偉的筆觸畫成的伊萊克特拉的素描像伸去，接着又無可奈何的垂下來。這藝術家的熱情燃燒着，他的心靈嚮往着偉大的成就。但是他不得不把精力浪費在騙錢的作品上。他毫無興趣的畫着這種作品，因為他不得不迎合世俗的趣味，又因為他不知道怎樣在瑣碎的東西上發揮自己的天才。他畫一些小幅的寓意作品。他的夥伴戴瑪儀就運用相當熟練的技巧，把這些作品雕成版，印成黑色或者彩色的版畫，低價賣給奧奈瑞路上的一個版畫商公民勃萊茲。但是勃萊茲說版畫生意愈來愈壞，他已經有好一陣子不願意進貨了。

① 凱倫，希臘神話中在斯鐵克斯河（冥河）渡亡魂往冥府的神。

② 奧芮斯底斯弑母為父報仇是希臘神話中一個著名的故事。阿格曼儂之妻克拉哀泰姆特拉乘其夫不在特洛埃時與哀傑塞斯私通，後又謀斃其夫。奧芮斯底斯長大後殺死克拉哀泰姆特拉與哀傑塞斯為父報仇，觸復仇女神之怒，被逼瘋，發瘋後，受到其姊伊萊克特拉悉心照料。

不過，這時候，甘墨蘭受生活的逼迫，也不得不獨出心裁了，他最近想出了一個新奇而巧妙的主意，不管怎麼樣，他是這樣相信的，這個主意會使那版畫商，使那版畫家和他自己交上好運。他想出了一副愛國的紙牌。他打算用天才，自由，平等來代替老式的皇帝，皇后和賈克。他已經設計好了全部圖樣的草稿，還畫好了幾張，而且急於交給戴瑪儀，這麼一來，就可以刻了。他自己認為最成功的一張是畫着一個戴着三角帽，穿着紅邊的藍制服和黃褲子，打着黑綁腿的志願兵，坐在一面大鼓上，他脚下踩着一大堆砲彈，膝間夾着步槍。這是用來代替以前的紅鷄心賈克的紅鷄心公民。六個多月以來，甘墨蘭老是高高興興的畫着志願兵。在狂熱的日子裏，他曾經賣掉了幾張，剩下來的，有幾張就掛在畫室裏的牆上，還有五六張用水彩畫的，用彩色畫的和用兩色的鉛畫的，就隨隨便便的擺在桌子上和椅子上。在一七九二年七月^①裏，巴黎的每一個廣場上都搭起了台來慶祝新兵入伍，每一家酒店裏都裝飾着綠色的樹葉而且還傳遍了“國民萬歲！不自由，毋寧死！”的喊聲。甘墨蘭在穿過新橋或者走過市政府的時候，一看到飄揚着旗子的帳篷，就不由得興奮得心跳起來，因為帳篷裏結着綬帶的長官們正在馬賽曲的歌聲中登記志願兵的姓名。但是他如果去參加軍隊，就會叫他母親挨餓。

緊跟着一陣困難的喘氣聲音，寡婦女公民甘墨蘭走進了畫室，她滿臉的汗，臉稍微有點紅，心跳得很快。她的國民帽章隨隨便便的別在帽子上，好像快要掉下來似的。她把籃子放在椅子上，仍舊

① 一七九二年七月六日，與奧國聯盟的普魯士開始了反法的軍事行動。奧國軍隊很快越過了邊境，戰爭已經在法國領土上進行了。七月十一日法國立法會議宣佈祖國在危險中。開始徵募志願軍。幾天之內，巴黎有一萬五千人自願參加軍隊。